

金骆驼丛书

碧血 1940

下

马濯华 著



绥西抗战往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金骆驼丛书

碧血 1940

下

马 濯 华 著

绥西抗战往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碧血 1940/马濯华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5

(金骆驼丛书)

ISBN 978—7—227—03805—4

I. 碧... II. 马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9471 号

碧血 1940 (下)

马濯华 著

责任编辑 李秀琴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30

字 数 453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3805—4

定 价 59.80 元 (上下册)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负荆请罪违军令者为部下辩护
登门要人谈共产党却话不投机 (1)
- 第二十二回 爱惜栋梁马鸿宾立下军令状
黄水涌浪绥西汉河做纤夫 (14)
- 第二十三回 鬼使神差巴特尔打死野狼
浴风沐雨周嫣红训练军鸽 (25)
- 第二十四回 炫耀枪法调包人竟被长官识破
闺阁双愿周嫣红初露儿女真情 (37)
- 第二十五回 宁夏城觅情人马兰草栖身大茶馆
夜深沉噩梦醒侠义女枪击行暴人 (48)
- 第二十六回 乔装苦寻马兰草与金虎彪失之交臂
黄河之畔巴特尔拽马缰绳乞求参军 (60)
- 第二十七回 阿拉善草原日本军谍施诱计
定远营小城中国男儿露峥嵘 (74)
- 第二十八回 那达慕赛会巴特尔力摔柔道手
亲王府酒宴刘子斌佯醉吓土岩 (88)
- 第二十九回 慎戍兵热血当珍重参谋长抗命
送出征百姓劳军人老教长壮行 (101)
- 第三十回 赴戎机女医官请缨道出儿女事
听曲衷马军长叹许军旅会英雄 (115)
- 第三十一回 刘子斌给悔过逃兵出钱买战马





- 马兰草因寻亲失望离开天露兴 (126)
- 第三十二回 恩格贝绿洲遭遇日寇
库布其沙漠暗藏兵机 (139)
- 第三十三回 周嫣红拒绝服从隐蔽令
金虎彪决意死战散银元 (150)
- 第三十四回 众将士浴血火而战死伤过半
有情人道此生遗憾洒泪诀别 (163)
- 第三十五回 白武耕弥留之际重托杀敌任
刘子斌临危受命接掌指挥权 (175)
- 第三十六回 酋大佐梦想获得强敌归顺
我虎将率队接线不减军威 (185)
- 第三十七回 刘子斌就悬谈计秉正气相斥
马鸿逵假作惩贪实中饱私囊 (193)
- 第三十八回 周嫣红提三问难倒野田花部
金虎彪显神力再劈川板英夫 (202)
- 第三十九回 胆有余威决死士见作倭人仍要搏命
杀身遗恨刘子斌与周嫣红慷慨殉国 (213)
- 第四十回 纳三娃吼罢花儿与群敌同归于尽
我猛士绝命黄沙以忠烈魂铸国殇 (221)



第二十一回

负荆请罪违军令者为部下辩护 登门要人谈共产党却话不投机



金
骆
驼
丛
书

沙公义没想到金虎彪的武功如此厉害，自己的手枪被他踢飞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被金虎彪拧住胳膊擒在地上，脑袋被枪口顶住，后背也被他的膝盖死死压着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沙公义的口气一下子软了下来：“金营长，有话好好说……侦缉队的人都听着，都把枪放下……”

侦缉队员们差不多都傻眼了，听见沙公义的命令，不敢妄动，纷纷收起了枪。白武耕也回身挥了挥手，卫兵们也都把枪收了起来。

金虎彪从地上拎起了沙公义，把他扯到了囚车前面。借助宪兵的火把光，只见刘子斌正扶着木栅栏站在囚车里。几天不见，刘子斌变得十分消瘦，军服污损，显得很衰弱。

刘子斌百感交集，喊道：“白团长！金营长！”

金虎彪松开沙公义，收起驳壳枪，从背后抽出了鬼头刀，双手抡起刀来，照着囚车门上的铁锁就是一刀。只见寒光一闪，又听咔嚓一声响，钉钯和铁锁被砍坏。

金虎彪打开了囚车门，刘子斌拖着受过刑的腿一瘸一拐地走下车来。

白武耕忙扶住刘子斌，说道：“参谋长！你受苦了！”

刘子斌说：“白团长，金营长，你们要是晚来一步，我这个政治要犯就见不到你们了！”

金虎彪见状，无名火起，他抡起鬼头刀，朝着囚车再猛砍两刀。

驾辕的骡子受了惊吓，抱着骡子朝着野地狂奔而去。

金虎彪哈哈一笑，骂道：“呸！他娘的！这种大清朝的破烂早该砸烂了！”

曹队长走过来，说道：“白团长！今天的事，你让兄弟回去怎么交差呀！”

沙公义的胆子也稍微大了点，说：“白团长！金营长！你们这是在造反！是劫法场！是死罪……”

金虎彪提刀在手，朝沙公义抖抖大刀，刀上的九道铜环叮当作响。

金虎彪说：“沙公义！你对刘参谋长动刑，这笔账以后再算。可你再说‘造反’两个字，我先切你一块肉！”

沙公义结巴着说：“金营长，你，你别胡来……”

白武耕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，大声说道：“宪兵队的弟兄们！侦缉队的弟兄们！白武耕和金虎彪身为国民革命军的军官，不是什么绿林好汉来劫法场。今天的事，是不得不为，是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！因为事关八十一军三十五师的荣誉！我们的团参谋长刘子斌，不过是一个思想活跃的青年，不过多说了几句评论时政的话，就要被当作政治要犯秘密处决！这不是别的，是有人打我们三十五师的脸！弟兄们！三十五师的将士们在绥西前线跟日本鬼子拼性命，难道就要落个如此下场吗？动不动就把立功的军官当罪人，难道不让我们这些军人寒心吗！”

白武耕的一席话，说得在场的人都哑口无言。

白武耕接着说：“曹队长，沙队长，你们是奉命执行任务的。我白武耕既敢做就敢当，也不让你们和弟兄们为难。让金营长带刘参谋长先去养伤，我跟你们走。我去和马主席当面陈情，天大的罪责由我来承当！”

曹队长闻言，觉得正好顺水推舟，摆脱干系，忙说：“白团长，有你这句话，兄弟我就好交差了！”

沙公义听白武耕说得大义凛然，也只好就坡赶驴，说：“白团长，你既然舍‘帅’保‘车’，敢质押自己，我也没啥好说的了！”

白武耕点点头，转身对金虎彪说：“金营长，我把参谋长交给你



了，给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！团里的军务要多向军长汇报！”

金虎彪会意，答应道：“团长，你放心……”

刘子斌抓住白武耕的手，热泪盈眶：“团长……”

白武耕笑了笑说：“参谋长，骑上我的‘黑龙’走吧，你早点把伤养好，等着我回来。”

刘子斌说：“团长，是我连累你了……”

白武耕说：“哪里话！一〇六团的人不能随便蒙受不白之冤！何况是我的参谋长！我就是要去讲讲这个理！”

这时，卫兵已把“黑龙”牵过来，白武耕把刘子斌扶上马，金虎彪等人也上了马。

白武耕拍拍“黑龙”，朝刘子斌和金虎彪用力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快走。刘子斌和金虎彪朝白武耕敬了个礼，拨转马头，策马而去。

白武耕看着他们远去了，回身对曹队长和沙公义说道：“两位队长，咱们走吧……”

第二天上午，白武耕被沙公义和曹队长带到了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的办公室里。

宁夏省政府公署是一座西式庭院。马鸿逵的办公室在院内第二栋房舍，是三间很宽敞的房子。外两间是会客室，摆着沙发和茶几，地上铺着紫红色的织花地毯。里间屋，临窗是一张宽大的写字台，正面墙上挂着蒋介石的画像。此时，马鸿逵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，正坐在写字台后面宽大的转椅上批阅着文件。

一个副官从外间走近里间屋门口，报告道：“报告主席，昨天晚上劫法场的白武耕已经带到了。”

马鸿逵扔下手中的钢笔，对副官吩咐道：“把他带进来！”

副官答应着，转身走出去。一转眼，白武耕被反绑着双手带了进来，他的身后跟着的是沙公义和曹队长。他昨晚被押在宪兵队临时监房里，武装带和佩枪已被扣在宪兵队。

白武耕脚跟一碰打个立正，对马鸿逵朗声报告道：“报告马主席！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一〇六团上校团长白武耕特来负荆请罪！”





马鸿逵看了看白武耕，又朝沙公义和曹队长一挥手：“你们俩先在外面候着！”

沙公义和曹队长闻言，连忙躬身退了出去。

马鸿逵看着不卑不亢、高大英武的白武耕，问道：“你就是白武耕？”

白武耕答道：“正是卑职。”

马鸿逵猛地一拍桌子，忽地一下站起来，吼道：“白武耕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劫法场！”

白武耕看着马鸿逵，并不辩解。

马鸿逵从写字台后面走出来，上上下下打量着白武耕，气咻咻地喝道：“你一个小小的团长，竟敢撕了我的手令，从宪兵队和侦缉队手中劫走政治要犯，这是对本主席和本司令长官的藐视！这是反叛！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！”

白武耕脚跟又一碰，说道：“马主席，马总司令！卑职白武耕的确冒犯了您，您可以下令枪毙我，可是请您容许我将下情票报……”

马鸿逵冷笑一声：“你不就是替刘子斌喊冤吗！”

白武耕浓眉一挑：“马主席，我就是要为刘子斌鸣一声不平！刘子斌协助卑职治军尽心尽力，在战场上杀敌舍生忘死。卑职以为，刘子斌致力于对士兵的启蒙教育，很为士兵拥戴。他思想活跃，难免涉及一点政治话题。如果据此便加上政治犯的罪名，再处以极刑的话，白武耕内心实在不服，恐怕也会让将士寒心……马主席，轻率斩将、妄杀功臣，有谁还会效命疆场！”

马鸿逵闻言，几步跨到写字台后面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啪的一声摔在写字台上。

马鸿逵说：“这是对刘子斌的审讯记录！刘子斌诽谤政府、诬蔑时政、攻讦军政长官、刺探政府财政机密，不是政治要犯是什么！对这种害群之马绝不能姑息，如果不坚决整肃，军队还成何体统！”

白武耕问道：“马主席，我斗胆问一句，这个审讯记录我可以看看吗？”

马鸿逵喘了一口气，坐了下来，吩咐道：“来人！给他松绑！”



两个卫兵走进来，给白武耕松开了绑绳。白武耕上前一步，拿起审讯记录，很快地翻看着。马鸿逵点起一支香烟抽起来，不过，他那阴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白武耕。

白武耕看完记录，把它放到原处，然后后退一步站好。

马鸿逵往烟灰缸里弹弹烟灰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刘子斌是不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！”

白武耕心里倒有了底，他思索了一下，答道：“马主席，马总司令！卑职认为，刘子斌虽然对时政有不满情绪，出言偏激，但无论如何罪不当死！”

马鸿逵熄灭香烟，又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所谓‘近朱者赤；近墨者黑’！我看你也被刘子斌影响了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，正与党国离心离德！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咋敢把他抢走？”

白武耕看了看马鸿逵，沉默不语。

马鸿逵问道：“白武耕！本司令长官制定的《诫各部属改过迁善存诚去邪令》，其主旨是什么？”

白武耕想了想，答道：“主旨是：‘军人自有铁血之纪律，绝无个人之自由’。”

马鸿逵说道：“刘子斌身为国民革命军的军官，不思报效党国，却大谈政治，蛊惑军心，已经严重违犯了军纪。而你，原本就有失察之责，再加上劫法场、撕长官手令，你说，刘子斌该治什么罪？你该治什么罪？”

白武耕挺了挺胸，正视着马鸿逵，问道：“马主席，马总司令，您真想问问卑职的意见吗？”

马鸿逵哈哈一笑，说：“白武耕，你还真是个人物，敢两肋插刀，敢负荆请罪，还真敢顺着竿儿爬！好，今天本主席、本司令长官就听听你的意见！你说吧。”

白武耕说：“是！依卑职看，刘子斌违犯军纪，可以降三级军衔，降三级军职。我本人违抗军令、触犯长官，可解除军职，解甲归田……”

马鸿逵闻言大怒，他腾地站起来，喝道：“白武耕！你不要以为你



是八十一军的主力团长，有马军长护着你。我是第十七集团军的总司令，马军长他是副总司令。你想轻易摆脱干系，那你就小看我的威严了！这回，我不以保安司令的身份处置你们，我要借这件事整肃军队！我要组成军事法庭审判你和刘子斌，以军法从严论处！抗战时期，杀一儆百绝不为过！”

白武耕仰头一笑，不再说话。

马鸿逵喝道：“把他给我捆上！”

站在白武耕身后的卫兵答应一声，把白武耕重新绑住。

马鸿逵把手一挥：“把他押回宪兵队！”

两个卫兵把白武耕一抓，推出门去。

马鸿逵余怒未消，在地上来回踱着步。这时，沙公义和曹队长走了进来。

马鸿逵又一拍桌子：“你们两个废物！从今天起，每人关禁闭三天！”

当日下午，在八十一军军部马鸿宾的办公室里，马鸿宾正对着金虎彪大发雷霆。

马鸿宾猛一拍桌子，叫道：“你们简直是胡闹！”

金虎彪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不敢吭声。

马鸿宾在屋里来回来去地走着，站在一旁的黄副官担心地看着他的举动。

马鸿宾跨到金虎彪面前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说说，白武耕和你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！”

金虎彪看看马鸿宾，说：“马军长！当时情况紧急，如果不是得到密报，参谋长已经人头落地了。正所谓‘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’……”

马鸿宾喝道：“金虎彪！你和白武耕这种反叛行为，如果按军法论处，都得被枪毙！”

金虎彪抬起头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马军长，我金虎彪死不足惜！刘子斌再怎么说明也没有死罪。再说，马主席轻率下手令枪毙抗日军官，我金虎彪就是死也不服！”



马鸿宾喝道：“金虎彪！你还敢强辩……”

金虎彪说：“军长，请息怒。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，绝没有怨言。只是请马军长对白团长手下留情，一〇六团还要打回到绥西前线去！一〇六团可以没有金虎彪，可是不能没有白武耕！再说，沙公义是被我制服的，囚车是我砍开的……一句话，我是劫法场的首要之人，白团长是被我胁迫的，请一定从轻处置他……”

马鸿宾冷笑道：“金虎彪！你倒真讲义气！想一个人顶罪是不是？敢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不了解白武耕吗？白武耕把部下看得比自己都要重，就是没有你同去，这个白武耕他也敢把刘子斌抢出来！”

金虎彪无言作答，微微低下头去。

马鸿宾接着说：“你说说你们这些人！这回可倒好，抢出来一个刘子斌，质押住一个白武耕……对了，刘子斌现在何处？”

金虎彪看了看马鸿宾，吞吞吐吐说道：“报告军长，刘子斌在侦缉队里受了刑，我给他找了个地方，给他治治腿伤……”

马鸿宾喝道：“人到底在哪里？”

金虎彪挺挺胸：“报告军长，恕卑职无礼，白团长叮嘱我照看好参谋长，我暂时不能说出他在何处。如果走漏了风声，侦缉队和宪兵队再来抓人怎么办？”

马鸿宾大怒，骂道：“你混蛋！好你个金虎彪，你连我都敢对抗！……”

突然，马鸿宾觉得有点头晕，血往脸上直涌，他连忙转身扶住了桌子。站在一旁的黄副官慌了，连忙把马鸿宾扶到了椅子上。

黄副官发急道：“金营长！你好不知深浅！”

金虎彪也慌了，连忙说：“军长！是我不好，是骂是打都由你了……”

黄副官用杯子给马鸿宾倒了点开水，喊道：“卫兵！”

两个贴身卫兵闻声跑了进来。

黄副官命令道：“快！去医务所把周医官叫来，就说军长不舒服，让她带上急救药箱和诊包！”



两个卫兵慌忙跑了出去。

马鸿宾解开衣领的扣子，喝了两口开水，说道：“没有事，慌什么。”

军医处医务所内，周嫣红正穿着白大褂，端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方盘，往消毒锅里码放清洗过的注射针管，准备用蒸气消毒，她嘴里还哼着一支轻快的小调儿。

这时，两个卫兵慌慌张张跑了进来。

一个卫兵对周嫣红说：“周医官！军长突然不舒服，黄副官让你带上诊包和急救药箱快去！”

周嫣红一怔，问道：“军长怎么不舒服？”

卫兵小声答道：“我看马军长是给气的，脸色通红……”

周嫣红纳闷地问：“谁气的？”

另一个卫兵小声说：“一〇六团的参谋长刘子斌，突然被宪兵队绑到刑场要枪决，白武耕团长带人劫了法场，自己却以身质押，被马主席关到了宪兵队的大牢里！听说按军法论处的话，要被枪毙……”

周嫣红闻言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大吃一惊，内心一阵心慌，失手将端着的盘子摔落到地上。只听哗啦一声，破碎的针管撒了一地。

一个卫兵叫道：“周医官，当心点！”

周嫣红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，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两个卫兵吃惊地看着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周嫣红擦去眼泪，回身拎起诊包和药箱，对两个卫兵说：“快走！……”

马鸿宾的办公室里，周嫣红用听诊器给马鸿宾认真地听着心脏，然后又用血压计给他测量了血压。

周嫣红收起血压计，对马鸿宾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军长，您的心脏很健康，血压也还正常。可能是劳累过度，大脑一时缺血，产生了眩晕。”

马鸿宾也笑笑说：“我说啥事也没有嘛！”



站在一旁的黄副官和金虎彪都松了一口气。

周嫣红说：“军长，我给您注射一点葡萄糖溶液吧，静脉注射，这样好一些，行吗？”

马鸿宾说：“好吧。”

马鸿宾脱下军装上衣，把白衬衣的袖子撸上去，周嫣红用碘酒给他的胳膊消毒。

马鸿宾突然问：“周医官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好像刚才哭了。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

周嫣红淡淡一笑：“军长，我没啥……”

周嫣红往大号针管里吸着药水，说：“军长，您这两天要注意休息好。”

马鸿宾叹了口气，然后转脸对黄副官说：“黄副官，给我备车，我这就去找马主席要人……”

马鸿宾带着黄副官乘吉普车风风火火地赶往省城。一路上，他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当他的吉普车和卫兵们坐的中吉普刚刚刹住，停在了马鸿逵公馆门前时，正巧马鸿逵也从省政府回来了。

只见足有一个排的卫兵，骑着清一色的德国自行车在前面开路，马车后面也有十几个卫兵护从，中间才是他那辆特别的双套马车。这辆马车比一般的要宽、要高，通体漆成黑色，胶皮轱辘，车厢下有弹簧钢板，车厢内有沙发软座，前后两侧都有玻璃窗。车门把手、两边的车灯和车铃铛，一律用白铜打造，擦得锃光瓦亮。不仅如此，此车两边开门，犹如小汽车一般。

骑着车子的卫兵，哗地一下都让到了两边，马鸿宾和黄副官从吉普车上下来，都抻了抻黄哗叽的军服，正了正军帽，在公馆门口迎候着马鸿逵。

这时，跟随在马车两边的卫兵打开了车门，马鸿逵身着浅灰色的中山装从车内走了出来。马鸿宾和黄副官迎上前去，给他敬了军礼。

马鸿逵笑呵呵地说：“子寅兄，免礼，免礼！里边请！”





马鸿宾说：“少云，你先请。”

马鸿逵执手相让道：“子寅，你是兄长，这儿又不是官厅，到了家里了，你还客气什么？”

马鸿宾不再客气，和马鸿逵并肩走进了大门。黄副官带着四个贴身卫兵随后走了进去。

马公馆前院上房的客厅很是富丽堂皇，有着中西合璧的特色。水晶吊灯，乳白色的壁灯，红色的天鹅绒窗帘，落地自鸣钟和一架黑色的法国立式钢琴，透着西洋风格。而檀木的雕花大漆家具，明清瓷器，羊毛地毯，都是中式风格。正面墙上，是一幅中堂山水画，两边是隶书的对联，上写：



元亨利贞天地一机成化育
仁义礼智圣贤千古立纲常

金
骆
驼
丛
书

两人分宾主坐于大八仙桌两边的太师椅上，侍女们走进来上了茶，副官们也都退到了回廊下候着。

马鸿宾用碗盖刮了刮茶叶和水沫儿，低沉地说道：“少云，我是来找你论理的！”

马鸿逵松着衣领上的扣子，答道：“我知道！”

马鸿宾看了看他，问道：“刘子斌犯了什么罪，你就要枪毙他？”

马鸿逵答道：“子寅，刘子斌这个人思想很恶毒，态度很恶劣，他肯定是个共产党……”

马鸿宾笑了笑：“说他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？”

马鸿逵一摆手：“没有证据。我是以保安司令的身份下的命令，对这样的政治犯不该处决吗？”

马鸿宾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见过对刘子斌审讯的记录副本。他坦诚敢言，哪里是什么共产党！共产党从来都把自己隐藏得很深，不露半点锋芒！”

马鸿逵说：“恐怕也不尽然。”

马鸿宾冷笑道：“随便抓人草草审讯，然后就定下罪名紧急处决，

这事做得过分了吧？”

马鸿逵说：“子寅！最近中共宁夏工委的人活动得很猖獗，他们四处散发打倒我的秘密传单，发展地下组织。我已经抓了二十几个人了，正在加紧审讯，其中有陕北来的特派员，还有潜伏在宁夏的工委书记崔景岳。我下令处决刘子斌，也是想借此杀一儆百，制造强化治安的空气！”

马鸿宾不悦道：“少云，你拿八十一军的人开刀，这才惹得白武耕劫了法场。一句话，下面的军官们认为你马主席、马总司令草菅人命！”

马鸿逵也沉着脸，说：“子寅，你的团长带人劫了法场，这是反叛。你身为军长，还要包庇他们？”

马鸿宾说：“1931年，我身为甘肃省主席时，冯玉祥的旧部雷中田和国民党中央特派员马文车发动兵变，把我拘押起来。白武耕那时是个排长，在最危难的时候，跟随在我的

身边，出生入死保护着我。他不是咱们河州人，跟马家军也没有乡党关系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”

马鸿逵反唇相讥道：“不错，他是你的旧袍泽，对你忠心耿耿，可他劫法场就是对党国的反叛！”



抗战时期的马鸿宾将军（右一）。





马鸿宾呵呵一笑，喝了一口茶，把茶碗往八仙桌上一放，起身站了起来。他在地上走了几步，看着马鸿逵说道：“少云！白武耕和刘子斌，都是在绥西前线有过战功的军官，没有他们打头阵拼死抵抗，也许我们今天的见面不会在这里！退一百步讲，就算他俩都是共产党，他们的枪口对的可是日本人。国共合作时期，你何必要担着闹摩擦的恶名？”

马鸿逵也站起来，他在地上踱着步子。他双手叉腰瞪大双眼看着马鸿宾，问道：“子寅，你好了伤疤忘了疼？1936年5月，在陕北立脚未稳的红军，秘密制定‘宁夏战役’计划，开始所谓的‘西征’，向甘肃、宁夏进犯，目的就是抢占我们宁夏地盘。在甘肃环县曲子镇，红军活捉了你的旅长冶成章。在阜城，消灭了你七个营近三个团的兵力，难道你都忘了？”

马鸿宾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少云，还提那些陈年旧账有何用。我对红军堵截阻击，是奉命行事，我对共产党没有仇恨。反之，西征的红军都是背水一战的斗士，使我的部下节节败退。他们宽大善待我三十五师的被俘人员，甚至网开一面，将困守在海原六十多天的一个团让我们接出来。以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’、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’的民族大义为感召，‘扩红’扩走了我的被俘士兵几百人。这才使我深深震惊。我开始认真思索了：觉得共产党的主张厉害，策略也厉害，能赢得穷苦人的心。‘同室操戈’究竟对谁有利，对谁有害……”

马鸿逵冷笑了一下：“所以，当年的‘西安事变’发生后，我拉你一起通电拥护蒋委员长和中央，声讨张学良、杨虎城，你说什么人马少、单位小，没人重视，就是不参加，原来如此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和共产党水火不容。1927年7月，我奉命‘清党’，赶走了我的第四路军少将政治处处长刘志丹。1931年，我在山东泰山，枪毙了教导团里的六个共产党嫌疑分子。1936年，我把宁夏的‘进步教师’投进了大牢。1937年，共产党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被抓住，我亲自审讯，然后在同心县西门外将他枪毙了。我的信条是：对共产党不能手软！”

马鸿宾说：“我记得在1937年，蒋委员长在宣布国共合作时说过：

